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四十六

母子

要語

詩經親風母氏劬勞又云母氏聖善

陟帖靡依匪母

蓼莪無母何恃

馬融注子言樹之於後并今人忌憂背北堂也

衡風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南為北

堂房半以南為南堂

公羊傳妻子立則母侍為夫人

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獲為例侯稱太夫人

李斯上書慈母有敗子

事實

壽母

魯侯燕喜今要壽

臂痛子歸

曾參出薪于野客主其家母即以左手匿前臂三痛參即跪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若客主指吾臂時汝耳參頃少臥覺母孝嘗出外所有客年主母望順不主乃望其指頃即卒盡心執殯跪問其故士曰有急客來望指以低汝耳也

倚門而望

見母道門下

嚙臂別母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執不歸後仕衛為母西何守

珍饌供母

茅容守孝得郭林宗見之謂詩書富旦日煮陂鱖為饌林宗以爲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平蔬與各同飯林宗拜之曰卿貴戚乎問今勤學以爲德

滂母勉子

范滂字孟博，琅邪東武人也。少為名士，與李膺、郭泰等相親。滂為清平吏，滂聞之，自詣
故縣令郭舉，舉中歟。歟，舉曰：「滂，天下名士，不可不識。」滂曰：「仲博，
我故足，以供養惟大人，則不忍之思，母曰：「汝今得與李膺、郭泰等相親，
有今名，復求壽考，可得養乎？」滂受教，再拜辭。母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汝聞之，為流涕。」
李膺、郭泰年三十三。

母為賊初

徐西太守趙苞到官，迎使通母及妻子為賊所劫。苞以擊斃，苞惡其謂
母曰：「欲意微棘，奉養不周，為女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遂與賊戰，母
妻皆被害，並年三十，曰：「故也。」

失母失寵

徐庶母為曹公所誘，庶將劉備曰：「本欲為明公劉，遂使今夫老母方寸亂矣。」請從
此別，遂詣曹公。

截髮待賓

陶侃家于九江之尋陽，為縣吏，孝廉。是年，適值家公平，為以待賓，母截髮
待月，髮以易酒，有樂飲，故而去。

母期子貴

冰箭

尚史傳載明廷高天精十載夜所降寒氣射下凌焉之冰如箭頭上叩頭血亦水不流後其母遂安

當歸遠志

姜維天水人既降蜀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刻母形

丁蘭少母父母不及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時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詭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形於靈臺也

杜曰悲慟

拔刀逐賊

陳國懷恩父子平父劉依達河朔若拾遺漢四訖薛國通太原為辛雲京所非開闢不摘軍大怒頃軍頃州遣子瑒切雲京傳將焦暉等斬瑒首獻關下懷恩則以報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仲愛禍淺且及我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七賊取其心以令軍中懷恩走以部曲三百走吳州詔策其我歸京師督日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哉出本傳

棒檄喜動色顏

元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府徵至以義為守令義歸
撤入喜於顏也奉心感之及義母死奉賢良方正不就奉喪而往曰吾而此也

寄物耗中

曹公令路粹枉狀奏孔融與而水稱衡於言云父之有子當有何親論
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矣為寄物耗中出則難矣

執鞭斗解禪

晉韓伯數歲太寒母方為作棉令伯撻鞭斗而謂之曰且著棉尋
當作復棉伯曰不爾母問故曰人在斗山而柄熱今既著棉不亦當暖

百官回班候起居

唐趙隱請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帝殿堂慶母懿宗誌日宴慈恩寺
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安於庭回視夫人起居禮紳以為榮

喜錄囚平反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錄錄懷其母報同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
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莫於他時思無所出母恐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取而不疑

掃墓地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號屠伯母數歲延年天地神明大不可獨殺我不
意當先見壯子被刑殺也刑吏去汝東歸墓地耳遂歸後歲歸來桑市

東海吳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
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

那得生寧馨兒

米濟帝子某性凶悍其母疾焉居之帝曰病人多鬼那得生其
母怒謂侍臣將刀來破我復那得生寧馨兒

梓槌中走

寇萊公少時不珍小節頗受恥罵大夫大人性嚴每不勝怒舉梓槌
投之中則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母門吳潘娘報父出記聞

枝碎金魚

陳康叔善射號小由基及守利南回其母為夫人明汝典郡有何異
政先賢云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文叔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吾
行人壽而務一矢之勇豈父之志
即杖之碎其金魚也出燕談

剪剪髻

杜尚詩送王珪之使云家貧無供給客供但美帶微項蓋頗珍寢
人散後入帷髻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髮市易充沽酒上云上下亂宜
與使使秦王時在久其氣驚戶牖及呼正親
初尚書踐台斗此稱珪母之賢也

刺血寫經求母

朱壽昌孤血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後得之蜀中東坡賢之以詩曰嗟君七歲知念母隣君狀大心愈善美君臨老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烹龍為災王為酒鶴發初生十萬受金花詔書錦作裏白鵝有典康慶緒感君離合傷我心此事金無石未聞長陵謁未見大碣仰臨皇逢將軍問皇苦批空記面見中天子終不見西河太守誰復緩頭公封人羞自為

子元於葬婦死於義

真宗廟有夫人其母死乃號慟抱母屍而哭死其妻見夫死乃抱夫屍而哭亦死死曰此家人子死於葬婦死於義也

金花話

官話院教部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錦線袋賜以湯沐邑乃奉親之榮也出春明退朝錄

寄鮪

孟仁房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鮪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室以鮪寄母非避鮪

飲酒嘗吐

齊順亭名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時家因飲酒笑吐順堂中壽乃言其吐出先賢時

傷慈忠孝

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謂其妻曰陽慈以志孝吾無恨也遂之出異子野志也

投魚寄母

杜華已邠人也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母後在成邠母喜食生魚華於蜀載大竹盛於二頭塞之以草呪曰我母心得此因投中流婦出見筒橫來觸華異而取視有二魚全笑曰此我夫所寄也熱而進之問者異駭出而廣濟華子傳

窺與游知貴

王陸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視大驚飲其酒食觀畫曰二公各輔財汝貴不疑

與李杜齊名

洪大誅覺人范滂母曰汝將與李杜齊名死亦可恨既有今名復永壽考可兼得乎滂再拜而辭李杜李肩杜養也

雙魚躍水

王祥鯉母未氏欲生魚祥解衣時身刻冰冰解雙魚躍出又見黃鵠尺有數丈飛入華出晉書

忠孝不並立

桓產死誅二張也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隨時進菜

羅威守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為業動身苦體以奉供養其家珍味隨時進前也

得瓜未嘗先食

魏倂而勳厚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得瓜菜可啖之勿懷而進母未嘗先食出孝子傳

露巢烏翔

林檎母仁作家屋其右有白鳥未嘗露降觀察使李君初遷官為鹽實會露降獲天曰天所降露獨我耶俄而露復集鳥曰翔語作而聞於母其美前又來其呂時號嗣下

非母賢不能成子

杜持牧漁陽宏詞李宣古教暗然賦讀傳慢杜不能榮使辱之長林公主出而教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遺易衣而走中庭長林諸為書吳孫越也宣右云詩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朵桃香果夜深拋笑令武未投去使人芳公費之後二子尚休儒休皆登第人曰非母不能成子

廣志卷之肆拾柒

父道

父字群

說文父姓也家長率教者從手舉杖條曰指事釋名云育乎始生已者也

父字類

曰考

死曰

曰娘

父也

曰爹

父也侍可切

曰郎

罷

問人乎耶父也俗子曰尊

稱父曰

家公

稱父為

尊人

稱父曰

家君

嚴君

易稱嚴親文

大人

稱父為

何大

晉人呼

尊公

稱父曰

爸

清河曰蒼父稱何伯

吳人稱白

要語

易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詩詒厥孫以燕翼子

君子有教詒孫子于胥樂兮

春秋左氏傳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禮記幼子常視無譙

名子曰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易

女異長女子許嫁笄而字

知爲子然後可以爲人父

几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
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刑於外是故其成也懌
恭敬而溫立大傳少傳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
之道也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

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得成

凡世子擇於諸母與何者必求其寬俗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女愈男擊革女擊絲六年教數與方名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及節度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禮運父子爲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曲禮父子非禮不動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喪服小居父者子之天

易壺卦幹父之壺有子者考無咎

儀禮父醢子命之曰性迎爾相承我宗事最師以
敬先妣之副若則有常父送女命之過曰戒之
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
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
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
諸衿鞶

孝經父子之道天性也

論語愛之能勿勞乎

孟子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
則離又父子之思

說苑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

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已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養使之早化

父母正則子孝慈

漢書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男慎而生孝

韓愈曰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程頤曰善養子者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
乃至長而性美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據爲
先人之幼也知思有所未至便當以格言至論
曰陳于前雖未曉知且薰胎使盈耳充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感不能入也父母之間大
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性剛立之人能不以私
愛失其正理

張栻曰爲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
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胡宪曰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

家頤曰人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父子之賢之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盛繩之以

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教子以五事其性廣其志養其材鼓其氣攻其
病廢亦不可

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人積善
以滋潤之

事實

橋梓之前

周公伯禽父也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三召之康叔有戲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湯有木曰橋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山之陽見橋球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盍往觀乎二子往南陰之見梓殺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女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趨而過庭

列國魯孔子嘗獨立趨而過庭學詩曰子對曰未也不能詩無以言難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趨而過庭曰學禮子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禮退而學禮又嘗謂曰汝為周南召南矣夫乎人而不謂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出世本

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魯子有疾謂魯元曾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夫華多責少者天也言少者人也飛鳥次山為早而層累其巔魚鱉

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餅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寧安從至乎官急於宦成病家於小愈禍生僻隨孝哀於妻子祭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康不有初祥克有終

必朝服見之不名

漢石奮以上大夫歸老子歿少子愛為內使人外門不下車奮聞不善之度恐內祖請罪不許舉宗支其見內祖奪讓之曰內吏責人入門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吏坐車中自如因當乃謝罷度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自家子孫為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詣家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內祖固謝罪之乃許子孫勝惡者在劉雅無必冠甲甲如也僅僕訴訴如也雅謹出世本

賜金自奉

魏廣為太子傅以年老致仕歸鄉里曰以而今家共共設酒食請族人飲廣自賓客相與娛樂君歲除廣子孫竊謂昆弟老人廣所受所信者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夫人所勸說君責申宅老人即以問服時為廣言此記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產令子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以高壽除但教子孫驕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遇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人也吾既無以教人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恐有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以鄉人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也於此族人悅服也

戒子不受

歐陽帝餘帝帝而為太子中庶子授太子經元帝即位也餘侍中黃
牟至少府成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才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子孫以
庶業著稱可以自成及也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也聞
而嘉之嗚呼

恭慎威儀

鄭玄以書戒子蓋思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家事大小汝承之家今頗多於
昔助力居時無卿既寒食尊奉未暇尚可令無事遇及病日又告之曰吾
氣氣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功求君子之道研諸物皆恭慎威儀以進有
德頭參戰於僚有德行立於己志若自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靜以修身

三國司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
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就靜無
以成學懶慢不能研精儉嗇則不能積德年亦時
馳意於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可及也

未嘗有喜溫之食

晉書陶家務慈之兒僕未嘗有喜溫之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
隨送萬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雖令通此力耶汝薪水

之勞此亦人子
也可善遇之

傲不可長

尚永類之子政事恭武帝為吏部尚書領魏郡將軍法隱內不
凡貴重權領一朝廷之管早過坎遇賓客迎門政方外不起足之志
曰恭敬機節樞之本也驕狠慢禍之始也況出
棄上之中而什處之工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疾篤遺令

後魏源為太尉疾篤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病辭事不恨天
恩降恩爵達於汝其母傲令母荒追母奢越母疾如疑忌問言忌審行思
恭服思度過揚善親賢遠佞目親必直而厲必正誠勸以事君清約已行
已吾終之後行葬時祇奉墳足申孝心弔重明器亦無用也

餘資寫書

唐李龍客高祖時權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得廉俸散於宗親以餘資
寫書罷楊州職書數居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則遂至屢之負京有賜
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何由十樹桑市之可以依江墳者力積可資
仕進吾殆後能勸此無資於人矣

集古今家範

房舍於各家有去處者皆於此修飾於人乃集古今家戒書為
屏風令各取一其曰留意得此足意保其家康泰大果康忠節吾心所書
爾宜
師之

御家以四教

王叔常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御家四教也
勤儉公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人之書及公服禮不改無屋什物
必堅卧曰母苟費也門巷果水
必方列曰母苟亂也

家法備教

韋涉為吏部尚書家法晴教子允統學夜分視之見其勸習問安色
必怡稍怠則立之堂下不與語雖家僕數日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家名有家法

柳公綽為可東節度使在公卿間家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
朝請之之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出即背衣帶晨省於中門之不公綽決私
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弟從地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啗至則命子弟一
人執結文了讀一過訖乃講儀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於然歸寢
諸子皆定於中門之內過此歲則諸子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升
州刺史以李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吾肉非爾之食

五代劉北之為縣令其子替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妣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費子沐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而款之則勸學同以子嫌為肉非爾之食也由是益力學舉進士官至御史中丞刑部侍郎

燕山賈氏

賈禹列五子儀服仇侮唐晉為顯官世傳教子必曰燕山賈氏為道曾之以詩曰燕山賈十郎教子有義方又春一株老丹桂五株芳

以儉約率子弟

宋王旦相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為驕侈兄子睦敬學進士旦曰吾嘗以大盛為懼其可與寒士進乎至其夢也子素猶未嘗違表不求恩澤王母見家人服即似過即詢曰吾木素風一至於此出令戚損家敗人或有衣稍花必于車中為之不收令其見焉

嘗訓子弟

楊愈嘗訓子弟堂拆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智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敬陰德子路負米之類直如俗說便曉此道理又父成無德性若自然矣

三子列侍

陳省平三子先父佐堯各晉進士及第省平與燕國夫人俱康寧先父知樞密院次子直史郎少子知制誥每對曰家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平曰學生列侍常也王大夫以為榮

所恃者公道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而所守謹勿為也余以疎忠自信未嘗有貪祿爵而美遣主為知己今余三公所恃者以神明而已焉可証

家教母証

司馬光武也光武家時弄胡桃女兄欲為其度不得文兄去婢以湯洗之文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父適見之詞曰小子何得証語光自是不敢証語後光有盛衰者曰不忘語始

三十七字誠

包拯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賊盜者不得放歸本家忘朕之後不坐於大堂之中也不從吾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拱刻石堅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凡十四字拱極之子也

俾諸子坐於席隅

韓億教子嚴前第二子宗自京伴謁告省觀瞻弟姪頃及從弟宗彥皆中甲科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至宗思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供奏獄者其詳云何探思之未得已刺之耳河未能對遂惟集索校大詔曰汝食朝廷原祿伴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伴奏索尚不能記則是務不審也何知吾在十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切實康祿何祿報國必致捷之諸子服衆之衆實力解方已出世本

教之必有法度

張璠之有女幼最終文然終常受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飲羹許更益魚肉不許更益進時品之已為侍制河北都轉運使以及女嫁昔希哲女之母乃其使由國夫人侍也一日來視女兒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來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教子之嚴

呂氏教子之希哲事循前矩規希視甫十歲初寒暑兩侍立終日不令之坐不敢坐也曰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履拂履衣服雖謹行步出入無得時褻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鄰街之音未嘗經於且不正之書非機之也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

教三品

耶。蓋教子法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之善也言知獨也不善也者由之善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曰不足由人爲不善亦惟曰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吉人乎

閨門整肅

故漢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見父雖父母在非既朔不許歸寧常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若不須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取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每戒子弟

范純仁每戒子弟曰人謹坐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事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有爲者亦若是爾也

安國戒之

胡安國其子寅被召造朝安國戒之曰凡出身者本無至誠懷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分毫之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惡人小人吾憐憫之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黃皓甘如早殿而不辭李平廖立甘於廢黜而不怨馬謖入墓上賓流涕之不釋也

僅立門戶

元董俊屢誡諸子曰丈夫見義勇吾一農夫耳適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頌汝曹力田讀書勿求非望也為景宗

廉潔自守

讀狄梁公傳

廉希憲字威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己謂奉愛侵契伊傳名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人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廉潔自守

國朝士升其子瑱為平涼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女為官須廉潔自守貧者之常也古人謂平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慮已以謙敬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兩師無邪有先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放川椒一二勸必經稅而後求餘物非所施也使瑱坐事逮繫刑部獄者以得兩奏

○廣志母道卷之四十八

母字解

說文母收也從女爰聲列子曰泰辭則食顯焉云其中兩點爰女之乳音韻母也爰而所聲也

曰

先曰曰媿音是江東呼曰嬖民卑都齊人曰嬖子孫母曰曰嬖音乃南人呼母曰姐

曰

人呼母愛姐音勝人呼慈親母曰娘母曰尊堂稱母曰嫗音也

曰

庶父之接曰繼母死父後嬖音也

要語

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六年教之數與方
名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歲出入門戶及節度
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歲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
傳居宿於外學書計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

簡諒

顏之推曰教子嬰孩在始子之初生也

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繫
兄弟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不辦好惡
遂謂當然及其既長習也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
復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
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方慙曰出
入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度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
其實之讓也

丘濬曰按內則所言教子之法自能食自言始其教言自六年以至七年而後止
而此所舉止於十歲應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蓋就外傳以後則其所學
皆屬於師友而不
繫父兄之家教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

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酉漿蓬豆菹

醴禮相助奠

禮廣曰祝有安曲之意祝有通接之意應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宜是夫

方怒曰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合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聽達皆女德也執康來則饋事也治絲麻則委事配於祭祀則飲其甘醴是事故也

非特觀之而已又且酌酒漿蓬豆並醴等物以取其禮相助長者奠之於神焉

吳澣曰蓬豆並醴者蓬豆並醴謂以蓬豆實以蓬豆也納其酒漿於尊疊實其盛醴於蓬豆也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得禮之時即相長而耶其美於神

位之前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喪裳立必正方不

傾聽長者典之提隲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

咀詔之則掩口而對

則矣曰幼子之姓此明自天來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路雖人所見如尼之在均惟人所獲故視之以誠信焉於其心矣

視之已詐則詐偽屬於其心矣提範之初責得其正則五事之周無不出於成而失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母親

育其正性哉美曰常視母親所以養其正也不衣素衣所以養其體也盛不闕其情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內外相交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立必正防不傾听則敬以直內而無傾邪之態也

馬晞孟曰飽而已之則得共手近而語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擇而己知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你高而得你邵者蓋出於此也

王藻曰童子不喪不帛不履絢

鄭玄曰喪帛溫陽性氣也絢履頭絢也

立潘曰喪此古者家教童子之禮夫古人有胎教方其妊子之時必謹所感於物則其子則音育之故有胎教也之禮傳所謂胎教寢不側坐不遠立不踞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合簪獨靜道正事如此則子生形容端正才過八矣古人為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兩感及在子在孩提之曰无謹其所示索之初者純全而無陽養之切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声所視必正色所言必正禮非旦另有教而文亦有教非但養其身而又養其心古之人家其孫於教者如此是以他日出而能教於學校振亦於官府執事於朝廷無所往而不可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無不統之功者由此通也非易乃

子爲然而凡人家女子在家者無不孝持已者無不真爲人妻則順爲人母則慈上至官闈下至閭巷吾觀若男若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法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矣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范雲曰羈貫爲交年剪髮爲髻成童謂八歲以上也

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祥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而下病根嘗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人子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天下之賢甚

則至於徇私意義理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丘濬曰接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未熹亦未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則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蓋以人之初生產孺之時元氣未漓天慎未散善性未斷精實未開當此時而聞道之則順而以過此時而防閑之則逆而難張載所謂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切便驕處衆乃驕隨二字其病根也丘故擇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其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邪之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讀可以除去仕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是乎萌蘖以上人家教

事實

歌之家而主猶績

列國魯敬姜者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也伯文退朝朝其母其母乃績
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之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
而未之聞耶夫民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王善忘善則惡心
生沃土之民不日法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故是王后親
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玄紵那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於
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大袿而賦事
蒸而獻功男女校績懸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績
我曰必吾發先人尔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成先君之官子
惟穆伯之
純嗣也

三遷之教

孟子之母其舍近墓孟子少時嬉戲爲墓間之事誦羅尋埋
孟母曰此非所以君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孟母曰
此非所以君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戲嬉乃設俎豆揖讓
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君子也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
諸何爲母曰欸笑汝既而悔曰吾問古有胎教全適有之而
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之既長就學而歸母問學所

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其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出之既長就學而歸母聞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其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出之既孟子俱勤學不息遂成大儒

芒邠後妻

魏芒慈母者孟陽氏之女芒邠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與猶不愛慈母乃其令三子不得與前妻中子犯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前妻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朝夕勤勞以就之人有為慈母曰子不愛母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接親子雖不憂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服子而不為何以吳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難母慈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親可謂義乎不慈但無義何以立於世遂送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立其親附慈母庠雍若一出左傳

齊義母

齊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宣王時有人闕死於道理訊之彼一劍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

也乃我親之期年不能決言之相相召其母問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夫少子若人之新受也今欲殺之何何也對曰少者妻之子長子夫前妻之子也夫疾且死屬妻善養之愛人之托豈可忘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發公義也皆言忘言是欺死者也泣下相相入言於王王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曰義母

公金賜其母

田母曰齊桓公殺子之母也殺子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直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安所得之對曰誠受於下其母曰吾聞其終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事不許於心非禮之利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子而事其父也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養之之才非吾有也不養之子非吾子也殺子斬心而出反其餘一字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王聞之大責其母之義遂金殺之子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其母

倚門而望

王孫賈之曰當徐聞王渾燕作亂王出奔賈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去而脫來則吾倚門而望文君出而不迂則吾倚門

而望文金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文向何歸賈乃入市中
渾盜就國設問殺我諸盜者祖有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
誅渾盜刺而殺之

母有賢德

楚孫叔傲母有賢德叔傲爲嬰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見埋之
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蛇者死今出遊
見之母今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而埋之矣母曰
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群人除百禍尔嘿
疾必興於楚其後
叔傲爲楚令尹

知子不如父

趙馮服君趙奢之妻括之母也孝成王時攻秦趙王使括代無
頌爲將君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爲將身
所奉既而進食者以十數所有者以百數得賞賜孟夫與
君吏士大夫受命之曰不問家事今括一担爲將東向而朝軍
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父子異心頌王勿遣
王曰母置之矣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惜左王許之
後括果敗秦射殺之年四
十萬皆降母以諫得生

伏劬而死

漢王母母楚漢相爭時陵當飛虎數十人爲漢王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主則東向生陵母歎以招陵陵母既使廷使著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特二心妾以死送元者遂伏劬而死

陳嬰母

陳嬰母素名時東陽少牛相夜數十人強立嬰爲長者善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又歆立嬰王其母位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若不詳不如有所爲成事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已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以兵爲項王爲勛也

母有賢行

雋不疑母有賢行武帝時不疑爲京兆尹行縣因使還縣則不疑有所平反治感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則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浸

嚴延年母

嚴矩者河南太守嚴延年也延年每論流獄吏河南阮翁
屠伯嘗使東海未款從延年親到洛陽通報日母大驚便
止郡亭不肯入府延年出主郡亭謁母母問聞不見延年見
冠頃首問下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曰汝幸備郡有不問人美
義教化有以全安忍民願成邪到多殺人款以立為豈民父母
意哉延年伏罪頃有射因自為母御家府會母年正得謂延
年曰天道神明人何敢吾去女東歸擇餘墓他年後戚族延
年果海豈不稱母賢

織屨以給

翟母者翟母進後母也方進十二三夫父辭母後而至京師受
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博士受春秋積余十
年經學明習後為丞相封高陵侯既富貴而復父尚存供養
甚焉嚴

斷葱以寸為度

陸績母治家有法績為太守尹新門下祿時走王美謀反事
連太守詣廷尉績與主簿及錄史五百余人詣洛陽詔獄績母
自吳進至京師無緣相見但作食以饋績封食怨泣不自勝使
者問其故績曰母來不侍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績曰因食而美
纖母所自自謂和母裁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使者以聞持教之

作女誠

曾正叔妻班氏之女也名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有法度和李
教召入宮令皇后詣責人師事焉與班氏曰大家德傷諸汝當通人
而不漸訓班氏不問師禮慎夫容他門取奉宗族作誠七年曰平
曰婦夫曰教煥曰婦行曰情心曰德從曰教和婦情女各寫
一通馬融美之令

長女習焉

范滂母

范滂母有賢行逮寧中太妹黨人詔捕滂謂母曰其母就與
之挾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計居歸黃泉在
仁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惜戚戚母曰女今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可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
教再拜而辭故謂其子曰吾欲使子為孝不可為使汝為孝
則我不為孝行路聞之莫不流涕痛泣

衣食資供無倍

穆姜姓李氏安東令程大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母非
所生憎殺自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
曰四子不孝甚矣夫何不到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道使其自
遷善也乃前妻長子與遇疾因罵母親則樂極悲情為是與疾

廖呼三弟詣曰雖母慈仁出自天為吾兄弟不誠思養會
就其心雖無道益陰我適遇亦夫深已遂將三弟詣面鄭
陳母之倚狀已之過乞能判詳縣言之於郡守表其良
誦除家徭道數四子許以終年自訓通愈明並為良
士

就養遼西

趙苞母就養遼西為幷平所掠苞舉家出賊賊出母以示
苞母泣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故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
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有勉之苞收賊母卒遇害

詔令褒楊

姜氏母者撫夷將軍姜叙之母也遠安中馬超攻吳若孫州
敘更率唐叙時屯歷城母亦在焉叙始子楊阜為康從之
事敘為康招悅過歷後叙言康被害及陰異中之難母聞
之謂叙曰幸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又無顧我事
淹使生人雖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速發我不以餘年累
汝也叙進兵攻超超自出繁叙至歷之無倫敘教母
母怒罵超超殺之
事聞詔令褒楊

有才鑒

三國魏羊芳母年六十有子鑒鍾會為鎮西將軍芳為參軍母云吾為國憂今日雖至吾家行矣成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主孝於親出則盡忠於國在取恩其所思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罰果万瑋竟以道全身

道人從學

吳孟仁之母道人從學於南陽李肅家為作摩膝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摩膝大被可借與氣類接也仁為騎將軍吏時母在營既不得志又曰而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曰但當見之何可泣也緣亦猶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捕魚作飯穿母母因以還知曰汝為魚官而以寄非我非遊獵也宜深戒之哉

織鑒過人

晉虞潭母孫氏性聰敏織作過人潭自幼童便割以忠義求加求潭為南康太守值杜預補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頃其有虞以低義士潭赴健孫氏作亂潭時守吳興人假節征征虞時氏感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持志力以吾為

慮也仍買其所服環珞為軍資發其家使令隨軍助戰
平拜武昌侯夫人

使結交勝已者

周侃母洪氏生侃時貧每績紡資給之使結交勝已者實至數
疑還不厭一日大雲翔陽莽應范遠寓宿於侃母乃微伺外
新薦自到給其馬又宴載髮賣以供報德遠聞之疑曰非此
母生子必賢侃後為寧陽縣吏監魚梁以一婢作遺母母
封詐乃責侃侃曰尔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還我乃
以增吾憂矣

紡績無廢

孝還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其父無子以則官音義受之并以
其書付焉其父適年氏生還幼宋氏重則然求夜則教還紡
績無廢還則學還名立仕秦生符堅為大常監常性太學問
博士經典乃問禮樂還博士盧童進士廢學既兄書得零落
此年縱縱正經祖續性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還送
母宋氏傳其父業侍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規听無間可以
傳受後生於是里令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而
峰沙緩受業就宋氏為宣王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

於

善於綏接

南梁王僧辯母甄氏性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
初生辯以非不使天下流涎使行謝罪及僧辯馳夫人深相
責勵辭俱厭云人之事君惟順君則非但保祐當正亦乃受
流子時辯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
物朝野咸共稱之
謂為明哲婦人也

以身化之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為清河太守每見疑獄常見詰焉
其兵人列子不孝更欲棄之景伯入曰其母母曰聞名見面
小人未見禮敬何先責哉但呼其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
左右今見汝事吾我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之崔氏與之共
食景伯為溫清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梅過求金崔氏曰此頭
顱慈未和心呢且可置之死經二十余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
涕泣乞還然後
亦之終此孝聞

為書諭子

隨鍾氏姓母蔣氏士性初為陳使汝將軍陳以事鍾頊南首
師盧其天復質蔣氏於郢下天順平江南欲以恩義敗之乃遣

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寺作亂率兵攻或遣人召士雄氏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陽郡備嘗辛苦今逢王化母子聚集設身不能上報焉得遂或汝若肯得忘義我當自致汝前士雄遂士復給子茂壽以禍福子茂不從子爲官軍所敗朝廷聞而嘉之封蔣氏爲安樂院君也

性嚴明有節操

鄭善果母崔氏性嚴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善果以父死王事方數歲襲開封縣公年十四爲魯郡太守每出聽事母輒坐障後察之明其剽劫合罪歸則太稅賜坐則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哀憐恕則還堂泣不食善果歸伏床下乃謂曰汝先君在官清治以身殉國吾望汝則其心汝不知禮制何以負荷忠臣之累乎汝自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中廟左右曰其孟母也

中凡流血

寇準母大夫人性嚴準少時不終一節頗愛飛鷹走犬大夫人每不勝怒準你雖投之中血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已下每則其者

有賢德

陳亮答母馮氏有賢德亮善射為利南太守決滿歸誠其母母曰尔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用管孔道遇客以而善射莫不敬似服母曰思有輔國爾父之訓也尔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事半伍一大之使盡父之訓哉因擊以伏金魚隋地正稱馮氏善教子有孟母之風焉

親教讀書

歐陽修初失父其母鄭氏親教讀書家貧無資以荻畫地教修書字嘗謂曰及父為使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而嘆吾聞之則曰死從曰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求死若皆與吾為限也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修報之終身也

當損身以報國恩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倘屈其官須明自陳母以身任責稅有顧忤禍遽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勉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許臣汝父平生為國死

而夷得汝幸居此地當損身以報國恩至得罪流放無間
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命在戰正色立朝面折逆諂人
目之為
殿上虎

勿以吾老爲念

韓賢母者肖冒之母也肖冒時之曹孫詔興三年以
簽樞密院事充通書明使將適金其母詔之曰汝家世
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希以我老為
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大夫人也

輒於屏間竊聽

吳賢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或問言
及人長短怒答賀一百一斛夫人曰藏否士之常而答之若此
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當
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知道哉泣不食賀由
是恐懼
謹漫

輒於牕門聽之

張奎母朱氏當親教奎與其次子允讀書客至輒於牕
間听之客與其子論文章談事則爲疑誤或問語諸謂則

不殺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害之遂不復飲終身夫
勿以未亡人為恤

元魏大福最賢初大福拜監察御史母戚之曰古稱公爾忘家私委
職為臣當盡所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恤俾吾遠覲校母死之
曰由主之平大福亦請於憲府曰御史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
腹顧乞不為親累或以聞世祖歎曰大福無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
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帝嘆其賢

薛聞母姚李氏遼王耶律留哥妻也留哥卒姚李氏人奏會世
祖征西城墮大帝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無權領其眾及第還
姚里氏舅次子善哥等見帝於河西請以薛聞故爵帝曰
薛聞從聞征西域積功為魯不可道當令善哥襲其父
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聞者留哥前妻所出當立善哥拜
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滅天輪病以為不可帝嘆其賢許
以薛聞襲爵

拜侄之賢母之訓

拜住母怯烈氏有賢操拜住為太常禮院使年方二十更就弟請署字通在後園因郡縣母勸少呵之曰官事子治若爾所為豈大凡事耶拜住深自克自一日入內待宴英宗強以教尚已稱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汝當日益成懼無耐于酒拜住之賢母之訓也

鞠之無異心

秦母崇氏秦閼夫維也生一子與妻子俱幼閼夫病且死屬崇氏鞠之無異心閼夫死家惠曰後崇氏年動訪蹟二子就學至中正賊化晉寧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戚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字連崇氏長子發當誅崇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性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知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詰次子非崇氏所託之也因始得其情官義崇氏之行為之言曰婦抗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起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之志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時人皆以為難有司上其事族其門而復其家業也

○廣志卷之四十九

子道

子家解

說文白虎通曰子字也孝無己也廣月子息也
增指嗣也又男子之通稱人呼子曰止者人之皆稱

子家類

曰冢子

長子也

曰家相

以相家事也

曰兒

父呼子曰

小兒

父呼子

曰嫡

長子也

曰息

子也

曰圉

閩人呼子曰

曰家督

陶朱公稱長子曰

曰孥

子也通典曰妻

曰庶子

衆子曰

曰兒子

子也

曰孽子

妾子曰

曰孽

久子也

曰孽庶

旁生子曰

曰脉犬

呼子也

曰阿子

呼子也

曰存

楚人呼子曰

要語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勵終吉象曰幹
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得中道也書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厥考厥長肇辛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
腆致用酒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盬匪父靡依匪母

○蓼蓼者義匪義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無父無怙無父何恃出則御恤入則靡至○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
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不匱永賜爾類
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春秋穀梁傳曰李子陽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凈昏定而晨省在醜
夷不爭○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
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有稱其弟也報
有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夫為人子有上心告反必
所有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桓言稱不老○夫為人子
者居不住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嚮不
為槃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行不登高不臨
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閭不登危懼辱親也父
母存不許友以死○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孤子當室冠不純采○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言不惰琴瑟卿不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
至引怒不至詈疾止復故○仁人之事親也知事天事
天如事天○庶子之正於公疾者教子以悌孝睦友子
愛明父子義長幼之○子士父母鷄初鳴咸與漱櫛
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楮笏左右佩用婦事
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與漱櫛縱笄總衣紳左右佩
用以適父母舅姑之可及所下氣怡聲問衣與寒疾痛
苛養而敬櫛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與
少者奉盥長者奉水請沃與與卒授巾問所欲而
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與卒
授巾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

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劬席與簞縣衾篋枕欬簞而獨之○父母舅姑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數年卮匱非餽莫敢用與恒飲食非進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噎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嚏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棄衣不見裘父母唾嚏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幼歲請捕綴○子婦孝子敬者

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后復之○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声以諫諫若不如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里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涕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愛之不棄子二妾父母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事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事善事我子行夫婦之沒身不棄父母雖沒時為善師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怡

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
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舅姑使家父母怠
不交無禮於介婦舅姑若思介婦敢敵耦於家婦
不敢並母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敢私
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無私
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
衣服布巾佩悅芻蘭則受而獻諸舅姑受之則喜
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
之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
而後與之○父命呼唯而不喏手執業則投之食在
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

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園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焉○君子之所謂孝者先諭承志諭父母於道○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之至於犬馬尽然而況於人乎○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圭如捧楹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在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其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不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遺父母既沒心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謂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

孝矣。○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中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終矣。○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葬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也。而時尽此三大者，孝子之行也。○養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君子無不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敢與不能敬其身，而復世親傷其親，是其本，其本枝從而亡。

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孟
鎔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子告之曰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
之憂孟子未仁而遺其親者也○君子不以天

下儉其親世俗所謂不孝者五隋其四支不顧
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教四不孝也
好勇鬪狠五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事孰為大事
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得乎親不可
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孝之至莫大
乎尊親○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
事

孝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為由生也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以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事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敢其親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
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
其嚴○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事愛敬死事戚
荀卿曰勞苦彫碎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
而行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昨
仁莫能行

楊雄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至孝矣一言而
該聖人不如焉

歐陽修曰凡子之事親者盡其心焉耳心貴正
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司馬光曰某事無於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
亦然

凡子愛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者而速行之
事畢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氣柔声
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
許苟於事無大害亦當典從若以父母之命為

非而直行己志雖非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足乎

程頤曰士大夫愛職於君期盡其職又況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張載曰事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呂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文也以爲人之所盡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行聽以無声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

不可而違也。呂太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也，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行莫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胡寅曰：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

胡完曰：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

朱熹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或問盡其道謂之孝。

弟熹曰：夫人一身推之則身者之父母，血氣以生者

也。尽其道者，則能敬其身，則能敬其父母。不尽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矣。

呂祖謙曰：愛其親者，事親之孝。

古今是實。

清朝履霜。

周尹伯奇，吉甫之子也。為後母所經，而見逐，乃編笠荷以為衣，乘
枵山梨，木名，花為食。清朝履霜，復琴而歌，從親之令，不敢
有怨。

永嘗君之羹。

列國鄭穎考叔，為史谷封人。初，莊公以其弟段之故，寘其
母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
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之食矣。」永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豈我獨
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誨。對曰：「君何患焉？
若聞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饋，大隧。

之中其害也故融姜出而賊大隧之外其害也淺遂為母子如初

吾從其治命

晉魏顆武子之子也武子疾有愛妾無子命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革則祀吾從其治命也

不私其父

楚石奢昭王之相也嘗行縣道有殺人者奢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為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正不孝廢法縱罪非忠臣罪當死王曰追而弗及不當服罪子治其治矣奢曰不思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知之惠也伏誅死而臣知取也遂自刎而死

作嬰而戲

老萊子年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而戲着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作跌仆卧地為小兒啼維於親側欲親之

喜

欲養而親不待

魯魚也。孔子遊平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泣？悲也。魯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言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

泣血三年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其哀悲三年。夏東夷之子也，高子皋之執親大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善居喪

顏丁善居喪，始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焉如有從而美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及而息。

爲親負米

仲由孔子弟子，嘗曰：昔者由事二親，嘗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慕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

母在一子寒

閔損早喪母聚妻後生二子衣緇絮父冬月令損御車休寒
失朝父察之歎遺復妻損啓告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
父善其言而止母亦
感悔遂成慈母

必請所與

魯恭嘗之子也恭養母必有酒肉將飯必請所與問有金必曰
有皆嗜羊豕恭不忍食羊豕常曰吾及親十二三釜而必樂
後三千鍾不洎吾心慈恭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於足啓於手
詩云我、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

下堂而傷其足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
延夢以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曰善如爾之問也
吾聞知魯子曾子問何謂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
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可虧其體
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曰跬步而不敢忘也
今子忘孝之道而笑有憂色

泣杖

韓伯愈有過其母嘗之泣母曰他日若子未常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愈得罪母母常痛令母之力不能使痛故泣

思食鹿乳

劉子父母年老俱患雙日思食鹿乳劉子衣皮入鹿群之中以取鹿乳獺者欲射之告訢乃免

奉母盡孝

吳金曰碑本句奴未居王子也武帝元符中父為昆邪王所殺日碑日夕悲泣於母聞氏弟倫俱降漢未入官稱黃門養馬父之帝遊晏見日碑弄其狀跪拜為馬監還侍御附馬都尉曰碑奉母至孝道其母教誨二子甚著法度帝聞嘉之既死召問其家于井泉宮署曰休屠王夫聞氏日碑過見盡帝拜涕泣父乃去帝愈厚之

刻木

丁蘭年五十喪母及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以身作奴

董永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葬乃從人代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當以身作奴主甚憫之永得錢葬

父畢遂偕其妻詣錢主為双主曰本然一人今何有二永
曰言一得二理何幸乎主問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而主
曰為吾織絹着于即放
爾及織絹足而放之

掘地得金

郭巨父沒分財與二弟以獨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山宅無人
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遽常得地金一釜有券云天賜
孝子郭巨巨不收問於官官依券題還之
遂得供養母

採桑權

蔡順小孤養母常土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延望其指
順中心動馳歸跪問其母曰有急客來吾望指以吾往
耳值王莽亂人相食順採桑權亦異番賊問可以順曰黑
者奉母赤者自食遺求三斗與食母及年九十以壽終
未薨里中失火過其舍順抱棺號
哭呼天火過燒他舍順獨得免

求蔡

劉平更始天下亂平扶侍其母奔走避難匡野澤中平餓
出求食逢餓賊持刀之平叩首曰今但為老母求蔡老母

待平為令願得母母食畢延就死因涕泣賦
見其狀誠哀而通之

行庸以供

江華少失父與母居遭天下亂華負母逃常蔡食以為養
數遇賊欲華將去之華執涕泣求哀言老弱氣力無足
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以難
辱各下年窮貧祿就行康以供母使深之物莫不畢給
鄉黨稱之
曰江華孝

抱持棺柩

廬范父遭亂死於蜀范年五十許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
林檎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徒步負父喪歸殺蘭載
舄蜀石破持范抱持棺柩遂供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林檎遂免於死移問復馳以吏持前資物送范范又因許
田名抱
棺柩

好飲江水

姜詩伍子充與父痛作養母賊經其里求兵安步知不可
醫孝子母好飲江水詩子常取水竭死失解痛之思母之

許云李行一息泉湧出飲則味如江水
每旦出經常以供膳也

喜動顏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其南陽張奉華其名姬候之南樓
適至以義守安義令或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
賊之及義母死去官數辟公府及舉賢良士車微皆不
志奉笑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曰之喜乃為親屈也

夏扇枕席

養其父俱服動苦夏則扇枕席冬則身溫被後聞名
於世官累遷至尚書令

旦入酒掃

薛包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公出知包日夜號泣不能去
至被毀殺不得已廕於舍外旦入酒掃父怒又逐之與共
言因請宿旦日容後聽為謀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
母息以平疏與客作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貴乎我固勤
令李卒以
成德也

輒三日不食

中屠猪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厭除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
日親三日不食以孝終於時

未嘗解襟帶

蔡邕性為孝母患治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度未嘗解襟
帶不寢寐者七旬年卒廬于家側動靜以禮有鬼神護
其室榜人未生
連理遠近奇之

方寸亂

王國魏徐庶初從昭列在樊曹操來攻獲庶母拜昭列而
指其心曰本欲無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士方寸之
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於
盜無事請從也別詣操

烏罷社

王修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未遂情埋社修感念母哀
甚憐里閭之為罷社因明罷社

竹林中泣

吳王宗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母食野地凍無笋宗
往竹林泣而告天有頂上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

母食畢而病愈皆
以爲主孝所致

懷橘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術士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地術
謂曰六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
之

涕泣著樹

晉王褒父義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求閭之敗司馬昭問於衆曰
邇之事誰任其咎張對曰責在元帥死怒曰馬欲委罪於孤
邪遂引出新之哀痛父非今於是隱居教授三載七辟皆不就
序於墓側旦夕常至拜跪舉哀悲號泣著樹爲之結詩詩
至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泥涕門人受業者並
感哀我之篇及司馬氏薨魏哀然身示不臣以晉也

湯藥必親嘗

王祥早喪親難母朱氏不慈致偕之由是失愛以父母使婦
除牛不拜食恭謹父母有疾未不解湯藥必親嘗母母
常欲食生魚天寒冰凍祥解衣卧冰求之冰忽自解兩鯉躍之
得之而歸母又思黃雀數人非入其羣後以供母鄉里爲笑

以爲孝處所就母三十餘年始出
任某官至司空太保

負土成墳

山清性至孝早孤居貧事母曲礼孝道四十卒道處爲尚書
吏部後遷尚書清以母老心在色養旦夕不廢後轉太常卿
以就疾母喪清年六十居喪過禮
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時人稱之墳

賣筍養母

度來少時請父並賣盛來躬親稼穡以給供養父亡作筍賣
守貧約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教所食對曰母食不耳家
將何居母咸而安之母服喪居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
欲進飯者來每曰已食何咸爲設或有新其墓相與知其
誰乃召鄉人集於墓而自賣言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
之不謝不能混先人之術奈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
自後今莫
之祀也

行人流泣

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流泣而奉母倍及孝
道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賢明韓也母聞隱之哭

聲輟食沒筋為之悲泣自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曹常事
如此輩人極康伯為吏部尚書有德之遂情清淑人派
洋

冬思生魚

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殯每至忌日悲啼三日繼母
卜氏遇至無恩恒以蒲裋及杆麻類與脫衣其社母聞而
問之延中不言事母稱謹卜氏嘗忍冬思生魚使延其而不
獲杖之流血延脣紛水叩陵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跳出水
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
則身溫被卜氏心悟無延以生

純孝里

南宋鄱宗遺孫恩之乳秋黨攻破烏城村邑絲與父驛年老
行逐賊轉運縣：語絲曰吾不能去汝走何脫幸勿祖死
驛困乏坐地絲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驛亦諸
曰兒年小自能走今為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也兒賊曰
斬驛絲抱父於後下賊所乃止父子並得免文帝時改其里
曰純孝里銅祖布三世

晝夜號哭

何子平事母至孝曰深虞令得厥難以養母不及妻子人宜其舍第而何之子平曰布碌本在養親不見回已問者憫而遣喪去官表毀踰里而東上饑荒饑以師持八年不得官表盡夜號天常而日括之曰冬不衣絮夏天自清涼一日以來數合為粥不進監祭所居屋敗不偪風日夾致為常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後祭哭宗為會稽人太守甚加於賞營家墳也

棄官歸家

南齊庾亮數為縣令入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遺疾亮至忽心驚本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人悉驚其忽至特易疾如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羹餅苦勞泄利黑數取常人未孝餅滑心欲受苦至夕母憎賴此展求以身代也

殆將戒性

梁言初年十一歲遭母水漿不入口殆將戒性天監初父為吳興原卿令回吏可誣建詣廷尉盼年十歲泣岐路祁請公卿其父理難清白而恥為吏詎靈自引咎當夫辟職乃遇整問鼓乞伏父命武命以其衆幼宜授教以仁教廷尉

蔡法度取其宜失法度多方曾誘訟竟無少變法度以問府章乃其父

遠近取求

陳設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平江陵夫母所在於而甚寒雪凍老弱死者滿溝壑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見死人中即投身扶奉問視平休凍置水漿不入口號泣不殺如是者七日如得母屍而哭母卒斂器絕行路皆為泥涕即流淚權殯涕不接為武令道路久不得奔赴盡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礼及母殯坤至身自赴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人稱其見弟之孝也

髮盡禿落

隨羊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傭以養其母患痼疾容貌憔悴髮頻脫及母終遂絕節沐髮盡禿落居於墓側負土成墳即縣嘗入塚有先存入秋戶匿其膝下自是嘗宿塚中訓後左右大業初郡守嘉其孝以聞詔表其門閭

賚物百段

唐陳叔達武德間受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侍蒲茵
不奉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瘠求不能致願奉之帝流
涕曰卿有赤子因
賜之人養物可段

作蓮花賦

岑文本父之家仕隋為耶那令坐為人訟不得中文本年四
諸司隸理刑神對疾瘵無可訟衆傷日命作蓮花賦文
成合台莫不
又訟遂得直

表其間

張志寬居父喪毀州里稱之王君郭兵畧他不暴其間後為
理政忽詣縣稱母疾瘵急令問狀志寬對曰母有疾志寬
親病是以知之今謂之憂於手干微驗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
負志求收手將柩柩高祖遣使者就安邑吊之拜賈外散其
常侍賜物四十
段表其間

遺寢壯粥食

房玄齡為司空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遇人其母病請嘗
玉門必迎拜坐泣及居喪无甚榮毀太宗合駙常侍升

自述知寬曾遭疫牀粥
食豆蔡

哀泣求屍

王少玄天階未與乩遺腹生少玄甫十歲聞父所在母以告少玄
即來求屍時野中白骨後壘或曰以指血漬而瘞者父肉也
少玄經膚聞旬而獲遂以差劍墳葬年乃異共觀中州言狀
授餘王府參年

獸遂奔走

許坦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致父為獸所噬即斗以號伏擊
之獸隨奔走父以博全太宗聞之謂之謂仕臣曰坦雖幼童
能致命故現致孝事於深可嘉尚授文休郎
賜物五十餘段

白雲孤飛

狄仁傑為并可法曹參軍時親在何陽仁傑登太行山現
見白雲飛為左右吾親舍其下瞻懷久之雲移隨力得去
及居母喪有白
鵲則援之異

荀達顏色

少遇秀中宗時累官修文館學其母少時妻嘗苦膝母聞
不來迎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妻妻欲事姑焉遂歸也
何可留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麟狗
帝以回孝慮表其門閭

庭中木連理

張九齡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玄宗時出為異州
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表喚洪可都督從貴可無嶺南
按察還補使改工部侍郎判諸教出歸養居不出以其弟
九皋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所給賜者家廷中書即以
母表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
側白鳩白鵲巢家樹

藉無茵席

元內秀少孤事母孝玄宗時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京
師既罹第母亡庐墓側食不鹽醢藉無茵席

煙煤下見字

杜羔其父任河北尉而卒兵亂不知所立高偏求不得獲
憂號終月後隨從兄羔任澤苑曰後隨從兄羔任澤苑
判官羔嘗鞠戲二處羔立側有一老嫗見羔竊詩曰此少年
狀貌數吾夫左右以語之乃羔母也此而侍將歸又逢防

父墓邑
中故宅

就補牙職

五代唐張藏美奉族孫居道所害藏美年三十六僅以身免
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解乃教之不死為吏所熱郡師趙德
對狀之擇不問就補牙職藏美後問居道避地閩南方求為
閩南都巡檢司徵復携過區伺其出擊仆地置其耳數之
藏禽歸設父母位終居道於前號泣親之亦肉其肉經三日
鄰其心以終即止官首服官請而食之燕劉日為報警孝
子

刻木招魂

宋王熙咸平中契丹寇野渡河奉家被掠熙即棄妻挺身以
契丹賂父母累年不獲還淄川刻木招魂以葬立詞盡
像事之如生服喪三年寒動行路嘗不望嘆曰身世如此自
於人可乎遂舟絕楚寒不盡策干何承矩耿望永咸遠
復仇不用乃於城南南累事目環謂之
蕭室掩其戶而坐

未嘗離左右

顧所早喪父事母至孝難初明且冠布卒妻于指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初母疾所罕奇不入者十載及母老目不能視惟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燭不能繼終年十九一無疾而終

共食粗糲

許愈少喪母事父以孝註聞供給其旨父之所欲如此無遠通必至之於妻子供食粗糲辰久事父必盡孝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父鄉閭者多平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愈曰親汝登科之後汝于池下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杲登第授太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曰父疾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泔濯必親或其技俞曰泔濯於家人之子慮其怠也父喪推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地涕泣者永日士流服其孝

心動

司馬池少喪父奉進士當試殿廷而報母亡友屢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寢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遂告遂號慟歸

獲魚歸夢

查道父死方為滑州營亭書記道推至孝在滑州母族調煎藥劑經旬不寐田思無魚求美能得道詣黃河禱而釣焉因獲魚携歸為美母食而疾愈親喪口絕半美難深

豈可重於祿

范紀人登進士第調治和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住父仲淹曰汝晉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仁紀曰豈不重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養焉趙鼎知制誥曰特郊託當進階封旦任一子京官鼎乞回其恩封母邵太君宰相謂鼎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鼎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營喜之後遂以為例與高若納同到流內銓若訥言鼎常知首辛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鼎雙然即以便親遂除蘇州

詔再不力辭

富弼為相以世喪去位時宰相持喪者朝命必欲起復詔再下力辭未有引事却責有云以相國而守匹夫之仕天下而為門內之移勝所不敢也旦命中之人皆弼起復通就不得先還弼後抗章不就

天子開霽

歐陽修為南京留守母喪哀毀養吉之永晝流同將與從兄
陰雨歿月修念喪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老父告曰卿有沙
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北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蓋
以烏鵲乃為文齊諱而謂之豈曰天字開霽如克奉事人
皆以孝成所致

殯不可辨

張知白元歲其父終邢州殯於物寺及頃州丹冠河北寺自多
頗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科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北恍然識
其處既法其衣含皆可給
衆難其誠孝

夜常十餘起

李璣幼失父宗若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為業家稍豐
厚孝心亦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每
之曰汝去年而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若璣曰九
母之所欲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知強以是家人無敢
怠惰凡市人知璣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之以奉璣得之十倍
酬其價或問之璣曰無謗其耳滑以奉母豈誠價焉溜州
人張用聞其至孝因
與之卜鄰而居

使讀孝經

徐積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執淚落不能止以父名石終不用石器行遇石則迴而不踐事母極謹嚴具公羹定有非有大故未嘗去母側所奉養之至飲饌皆手日調味母欲食時親奉家人侍左右為兒戲或誑教以挽之奉貢禮部不忍遠去徒步負母入京師母水漿不入口悲動聖懷帝墓三年哭不絕音

棄官入秦

朱壽昌年七歲父吳宦宦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壽昌知廣符軍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時年七十歲余矣瘡痍明送以其事聞召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事

遂得腸疾

司馬康幼端謹事親至孝丁母憂勺飲不食口三日哀毀骨立父先薨喪皆明礼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居廬蔬食於地遂復疾服除為著作左侍郎無侍諸教以復疾終公卿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出左將

有子

要語

易蒙卦子克家

盡幹父之盡裕父之盡

禮記洛誥篤前人成烈

罔命克紹先烈

蒙華維其有之是以視之

祭義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樂記良治之子必學焉表良公之子必學焉

箕

陶淵稚子候門

韓愈馬公墓誌

詩

耕抱子幼丘側眉眼如畫髮膝黑乳白土重可憐殆母靜秀瑣
環瑜珥蘭齒其弟稱其家兒

事實

才子八人

晉高陽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卒氏有子八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五世傳一子

楊推傳寧至李雅五世而傳一子故推無它楊於蜀

各守一藝

鄭南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焉後世漢

必興吾門

陳郡為見時祖愛謂衆人曰此見必興吾門

當如仲謀

曹公攻濡須張孫權拒之來輕如入曹公軍還作鼓吹公見鼓肅
笑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則景升兒子若龍大兒出矣志
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元用焉不亡矣
吾先嚴大耳出大書

荀氏八龍

荀氏有子八人謂之八龍

一不為少

頭角薪然

梁陸理幼聰慧從祖袁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積淵量謂仕方父達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令子

柳宗元少積敏建其父時雖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薪然見頭角仲謂柳氏有子矣鄭餘子淫為有右稱聞敢言無所為憲宗謂餘慶曰汝卿令子吾勝直臣也可更相賀

聳壑昂霄

高孝基兄房元令曰僕聞人多矣未如此即君當為國若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西平有子

見父子門

韓氏八龍

韓宗八子時以此荀氏八龍見教子門

無子

要語

孟子離婁章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梁惠章老而無子曰獨

李密表內無舊門五尺之童

得亟來二字

康伯虎父遊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於喬仙伯虎夜半脫弟康
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心動矣汝奉母喪朝夕吾
趨瀘南康未及應白虎奮曰吾失以起裹飯黎明走洪川
能舟過江張容共皆感岸不致動伯虎防江岸時有魚者
持小紅竿港中啗以厚利不許白虎趨入艇中既僕夫駢維
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文果疾甚見伯虎其故其
告之是日有少明伯具
舟待父歸棹出左傳

滌溺器

黃廷堅為大吏性資敏孝奉母安康郡君每夕親為母
滌溺器未嘗頃不供子職故史傳曰孝友之行迫配古人云

扶夜上下

趙君錫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親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令
細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皆否極髮剪人髮冠給帶如
內則所藏者無不親之皆宗時登進士第以親內不顧仕良規
每出必扶掖上下皆從謂文孝博異其客止問而知之語諸子
令親以
為法

盜義而釋

楊希性至孝母自外歸必市酒肉奉以二親未及嘗妻子詔五年大飢為親負米百里外遇奪之盜不盜歎與之希慟天曰吾為親負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也

鬻薪養母

朱春家貧鬻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奉服食粗糲成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為初鳴入山及門憇于山是遇虎